明世法録 八十七之八

漢書門
類 號 二二二八
函 九〇
架 三
冊 五九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二二二八
冊 五九五
函 二九五
架 一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228
冊數	59(	56)
函號	295	5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七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內閣輔臣

太師梁文康公傳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脩。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待　武宗

日本政府圖書
林氏藏書
淺草文庫

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
克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
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脩大明會典書成進
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　命充
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　詔纂脩　孝廟實錄
及會典俱爲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
書兼學士專典誥勑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
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
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
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捃摭媒蘖俄有　旨謫

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　召復官
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旣至進武英殿大學士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
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
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
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葢殿
太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
言于武宗赦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家督促
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之將
幸宣大也楊石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洶洶

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旣而
毛公亦在告。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陜西親藩有
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
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
親與之。勿爲閒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
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
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艸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

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
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
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
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
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愼之。毋忽。上覽制駭曰
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己卯。上欲自巡邊。乃稱威
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勑。大學士楊廷
和蔣冕皆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
敢草勑。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劍。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而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勑。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上迺察其誠欵。擲劔起。不促草勑矣。

太保楊文襄公傳

楊一淸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蒞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凛凛守法。莫敢左右顧。久乃召爲大常

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項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注鞏昌平凉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篦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

文正在內閣宣在兵部公在陝故兩公荐而用之

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以謂平凉一路絕無行人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

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繇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脩濬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塡鐇叛起爲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需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巳復踵舊至是紛相訴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墻自紅山横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效仗誰經略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繇科差頻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反役軍釆取以自封殖於是鎭守太監王弼及揔兵楊英仇鉞遊擊史鏞監鎗少監馬艮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艸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鎭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

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
忠李睿逃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廕其子以
勵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
之餘士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
叅將保勳游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
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
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
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攘況河凍後達賊入套
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鋭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
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孽何補于事而往回動
經旬月靡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啓
門庭侵犯之虞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
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蓋瑾素憾一清特
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一
清専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
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算于
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
保辛未順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
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搆陷連茹以
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

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刼剠。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已命大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勁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過。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眞二壩之防。又恐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可空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閲

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内應。故城内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　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擬行。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援二臣。既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
上疑之。遂乞歸。

大學士高文襄公傳

公名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穆宗爲

裕王出閤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閤道、

王目屬而心儀之、時人心洶洶、

王日懷恐惻、兩府褫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

盡心、

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

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
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
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
啓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華之殆
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
宰鈌。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
報
上而徒以虛名鎭百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
考會試。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
往。不習吏事。弊孔蝟雜。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奸
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
機務。未幾名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畀
之。閣臣入直西苑。自
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
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
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

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
不樂。會
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陵公。尚為學士。
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
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
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公曰。
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為歸計。此
何心也。葢以此激怒
世皇。為傾公計。會
世皇疾革。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于袖中出艸詔
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
相向曰。
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
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
上前揚
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
先帝何。且醮事
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為之。而皆為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畧。而
盡為

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誑罔於身後。吾不忍也。相
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會
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
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
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
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
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
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當事者竟如嘉靖
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其者。其人實有
望不當擬去。而首擬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
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
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
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
上自裁。
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
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而胡應嘉以危
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
公以應嘉亂政、黜為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
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
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

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

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

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

上思公不置。

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

古夾袋材罷錄之遺

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否。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非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繇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

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畧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脱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

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

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閫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
所處分。秖隨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
事者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
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眞僞。可一問而得。請
以是爲叅伍之資。得
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
埸之責。才者猶往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
振。乃官其地者。非襍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隳
沮。又何望于展布。益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
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

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
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
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
即繇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
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藉口邊方以圖
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
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
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
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寧鄉。苛嵐。嵐縣。興縣。
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

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
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
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概以邊稱得
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
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
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
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
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
入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
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
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
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
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
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寃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
王金輩六人謂以硝黃損
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為
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在錄者乎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終天下所共知
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
有

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秖問藩臬爲黜陟公多所
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
不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
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宂頑尚梗正有
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
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
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
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
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
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秖留以供用且以供

真吏部

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
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
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
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
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
所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塩馬之官
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
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
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
而官不苦難敎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

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
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
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
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
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
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爲盜區。上官計
無可施。每以撫爲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爲總督。促
其勦除。勿致養寇。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
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
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

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係違。公復
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
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
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
其眞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
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
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爲叛逆之
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
以叛逆論之。遂使

此一事有功生民多矣

朝廷欲開釋而無繇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鬭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公曰噫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恃在閣恩之旋牀而丢同官者曰公何旋牀丢公曰恩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名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寛吳瓊阿第葦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

豐朝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手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

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非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奄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

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

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騎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鷙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炙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鬪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於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

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已機在已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

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宜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宜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

宜大者乎是宜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

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穡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絶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親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内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閑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偸安則從此邊備寖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毎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閲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葢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虜旣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

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盡携以歸也我之
羣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
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
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
急公疾趨而至則
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非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
穆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宮
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
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爲公奏得
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
臣所宜宿願宿闕門
陛下有名可頃刻而至
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懲忿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
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
皇太子一授公蓋遺

詔也公泣奏曰受
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
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挾公長號以出
今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
御門聽政玉音親荅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
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
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
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亦有出中之
理得

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閒翌日有
旨逐公公即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
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三大臣之獄柄人
將借以殺公已差五較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
日白日晝暝而公獲免萬曆六年卒于家祭葬止
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
有
旨高其擔當受降非虜親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
襄蔭一子尚寶司丞

太傅王文恪公傳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試。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

遷舉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憾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如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戍。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鏊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芟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媕阿。鏊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鏊。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

太師申文定公傳

泰和郭子章撰

公諱時行，字汝默，別號瑤泉，晚捐相印，歸休，號休休居士。年七十病劇，而間更自號曰蘇菴主人。其先神農之後，在唐虞爲四岳，在周爲宣王舅申伯，封于謝，楚有無宇，漢有培公，或在魯，或在魏，皆申伯後。在魏者宗勉，軰著。南渡後居吳中，皆宗勉後，其塋于吳山者，自敏三始。敏三傳官保，官保傳恭，恭傳源，源傳鎡，鎡傳博，博傳周，是爲公曾王父。周傳乾，是爲公王父，幼育外兄徐翁，遂從徐姓。公及第後，始奏復申。乾傳士章，即公父。自公父以上至

曾王父俱以公貴贈左柱國少師母王生公早卒贈一品夫人繼母黃封一品太夫人公誕于嘉靖乙未生有異徵十歲即嫺舉子業年十二能爲古文詞陸貞山先生手而驚喜曰此無待教駣攻駒而千里者奇才也比出試邑郡及督學使者輒裒然爲舉首聲籍籍起吳人稱爲經神學海從游者如細流赴巨壑不呼而集公乃手勒尚書解一帙傳示羣弟子弟子守爲指歸乙卯下第公下董帷攻苦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作袪倦鬼文自勵其後斯文傳播入禁中

御筆改鬼爲魔命中書繕寫揭御屏或曰此即漢武讀相如賦唐德批韓翃詩也已未丁父憂辛酉七月服闋學使者吳公遵置遺才第一時吳令其編卷號于句容佛閣至公卷忽有一巨人從空冉冉下左右吏胥相顧錯愕識者曰此大魁之祥也秋鄉試公果以尚書魁第三人明年壬戌

廷對及第第一授翰林脩撰時

上事高玄公座師袁文榮公入直應制不給多倚辦公公一日代袁公草進白兎表及白兎瑞應詩稱

旨詞林拱手翰翰以文事推高公不自炫也居恒鎬

戶枕經籍書自言曰欲觀聖王之跡則于粲然者
矣
本朝二百餘年典章令甲尋其枝葉窮其根苑斯
其利患椓其顛末以待異日癸亥以王父承重憂
歸公益自韜斂杜門養重丙寅服闋丁卯復除原
官時華亭徐文貞公階居首揆特器重公曰此維
桑後來之儁他日可肩巨受大者而新鄭高文襄
公拱與華亭有郤比選令
上東宮講讀官盡屬新鄭所取乙丑士而公積在前
薪絕不以言庚午公副丁文懿公士美典順天鄉
試所遴士半升南宮有會元二鼎甲二宗伯一大
學士一即么麽如章得侍門墻皆公所陶鑄也辛
未二月分較禮經復得趙宗伯用賢以忠諫名得
夏司寇良心以循良名以人事主孰與公多尋晉
公宮允充經筵日講秋九月
詔都試天下材官公仍副丁公典試事是科武舉以
謀勇著稱幾半其額無何晉宮諭晉副總裁充修
世廟實錄未幾
穆廟升遐例有詔誥鼎華事宜多出公擘畫而勸進
箋表聞

皇太后及
今上覽之色動。是時公齡未四十。而留心憂國。撢思
摛藻。不三月鬓星星白矣。癸酉
上登極晉官庶。仍直日講。公繇是歲克講官。迄戊寅
前後六載。所講四書通鑑出公裁定者十七。而尚
書則公以顓經獨任。江陵曰。是可傳也。會奏
上倶梓之內府。甲戌晉官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翰
篆如故兼理淸黃。凡軍職黃簿具載於武弁系功
次。及升調降革緣繇。以其副藏內府。爲襲替張本
先是樞吏作奸。敘裔以旁爲正。敘績以贋爲眞。魯
魚亥豕。漫漶不可方物。公悉心較勘。蕪者削之。譌
者正之。互異者乙之。務令前所類進黃冊。與近供
相應。至今甲戌以前。內黃犂然別白。皆公手筆云。
丙子晉宮詹正尹。兌會典副總裁。會典始自弘治。
迄今
上踐祚可八十餘載。損益因革之故。教禮刑政之條。
今昔差池。南北刺謬。公曰。此昭代典章也。如承訛
襲舛。因陋就寡。其何能訓。乃問于遺老。咨于故實。
視諸故府。覈之新志。一切綱領義例。悉公苦心創
定。如會計。如典禮。如邊防。如河漕諸大政。務規範

本體剪截浮詞著爲令甲凡十有二載告竣雖成之羣策公鎔裁居多焉丁丑公同蒲州張文毅公四維主會試是科得人如沈公懋學魏公允貞余公繼登敖公文禎馮公琦鄒公元標朱公廷益皆公手拔而登延者卒爲名臣八月晉公禮右侍以
穆廟實錄成加太子賓客已改吏右侍是年江陵奪
情事起一時
廷杖五公公不勝義憤拉王文肅公詣政府力解不可得公謂王公曰事急矣吾輩不以身庇恐令
朝廷負殺諫臣名乃丙夜寄從緹帥楊公俊卿謀調護之諸公拜杖出公與王公時時餽橐饘夜半詭傳沈鄒兩公且不諱公立遣奚奴迎醫視創公披衣立露下候報報云沈昏默不語鄒私語奚奴寄謝吾師吾神懷如故可以不死報國時漏下四鼓公乃就寢當沈公竄粵時家乏强幹宿春猝無以辦公一一料理遣蒼頭護行迨還沈公特蒼頭叩首曰師實生我矣鄒公賜環時曾語冏卿曰吾師顧我于死生患難之時振我于解甲登朝之日其何以報惟始終亢節無負 朝廷不殺諫臣之誼乃所爲報耳是時給諫趙沈鄒俱出公門吳又公

同年人謂公扶維得力而公不任德戊寅春
上一日傳旨增置閣臣廷推大宗伯馬公自强及公
名上
上晉公吏左侍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公辭不允
乃孜孜以格君體國爲念嘗題座右收歛精神平
居如對
君父講求政務夢寐毋忘
國家蓋公所自矢也己卯春正月
上致齋文華殿會江西樂安等府宗室宸凉等六百
餘人俱以多爜多嬓等互訐擅婚連名奏辨

上省覽猝名閣臣入公條奏甚悉大畧謂以例論宸
凉等六百餘人於法當奪如以情論授封在嘉靖
二十八年以前彼時條例未布雖有違碍例前可
憫合無念其年遠人衆以二十八年爲斷仍請告
諭諸宗以爲經久可行之制
上深然之詳起居注中公以三品考滿晉禮書是歲
江南災公乃倡言今日救時急務要在休養生息
之意多而鉤鋤搏擊之事少庶可保固根本振起
凋疲因手疏急務條上如修圩岸以障水患酌催
科以安人心禁奢侈以厚民俗剗長單以蘉糧運

諸弊。皆公所惓惓三致意者。庚辰公主會試所舉
皆知名士。
廷試江陵以伊子鼎甲爲請。且示以
上意。公徉爲不省。列二甲中。江陵怒。寄從保璫處易
置。中外譁然。而知非公意。時江南北並災。淮揚爲
甚。漕撫從公策事。公以流移班軍班價之說告漕
撫以奏。班軍減四之一。班價亦如之。江南風潮爲
災。撫臣以改折漕糧請。公從中從臾之。竟有
旨改折一年。公之流膏東南沁入吳越如此。壬午夏
五月江陵卒。蒲州爲政。謂公曰。今當積菤之餘。要
在芟刈。公曰。吾以爲肅殺之後。應有陽春。二公指
各有攸歸。而公意深遠矣。會秋八月
皇長子生。公喜曰。時哉不可失也。
上宜有大慶施于天下。蒲州亦以爲然。乃盡出諸司
所擬寬條屬公損益上之。識者謂此番詔書。眞所
謂寒後陽春也。先是江陵黨與假江陵遺疏。起新
昌位公上而逼蒲州。及新昌論罷。又設事搆隙幷
劾蒲州。
上持其章不下。公曰。予其及矣。乃具言徐爵諸人表
裏爲奸狀。

上怒立鐫御史官。而督過保璫殊甚。語浸淫外聞。諸
言官緣
上意指共劾之。
上立諭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保于南京。籍其
家。而趣蒲州出。蒲州出。謝公曰。微公從中力援。幾
盡一網矣。初羣喙譖譖詞語百車。二公不無少生
得失。至是如初。公以
覃恩進少保。具疏力辭不允。癸未。會試。蒲州長子甲
徵爲問卿中式。魏侍御允貞引韓忠憲事。抗章云
俟兩輔去任後。方可入對。蓋過懲丁丑庚辰事虞
閣臣之復蹈前轍也。公大韙侍御言。愬
上允其議。上不從。四月蒲州憂歸。公始爲政。擬蒲州
貤卹極隆。又疏請簡用閣臣。乃薦新安許公國。
上從之。已議起廢吳趙二公晉宮坊。旋日直講讀。一
時大小臣工。以言得罪。以宪見抑者。次第登用。盡
洗昔時杖下之習。而言路益明張肅清矣。已而止
太和內監干預都司之勑。減三吳織造之額。寢戚
畹李偉國公之贈。請 潞邸之國之疏。止 遼府
爵土之復。恤江陵老母之田
上一一從之。是歲以雲南隴川獻俘。擬晉公少師中

極殿。公力辭。止晉官一階。予文蔭
本朝閣臣自張文毅公以前。凡有軍功。無不蔭錦衣
者。其有軍功無世廕。自公始。嗣後遼左報捷
慈寧工竣。會典告成
上咸特敕褒公晉秩。公累疏辭不拜。嘗語同卿曰。吾
叨冒極矣。深恩難報。厚福難消。人以為名言。詹侍
御講請王文成守仁陳簡討獻章從祀。浮議紛紛。
詆王覇儒。訾陳偽學。請獨祀胡布衣居仁。公疏云
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言主静沿周
程。未嘗立門戶也。氣節如居仁。功業如守仁。孝友
如獻章。非禪也。請并祀三賢于薛文清後。亦足增
光盛世
上卽允行。乙酉余文敏公卒。公屢疏薦太倉王公錫
爵。山陰王公家屏。不報。至是復疏得請。大快輿論
夏五月大旱。公具疏引咎乞罷
上降旨慰留。自責精誠未格。公遂力請敘錄言官。減
上供袍服。停新樣磁器。蠲免天下災荒錢糧。䘏錄
熱審罪犯。俱次第允行。已復請
上罷已省躬齋心籲帝。布袍蔬食。虔禱郊壇
上悉從公請。是日戊午昧爽

上從大明門却輦步行。公同兩輔後隨
上數行。數目公使近前。至南郊
上躬禱畢。出御幄次
上特名公面諭。公隨撰勑宣上德意。并擬傳帖進覽
上加納之。逾月。公考一品滿。加特進光祿大夫。支正
一品俸。仍廕一子中翰。賜宴禮部。公疏辭不允。舊
例閣臣九年考滿。始得賜宴。公以初考。于例非當
復具疏力辭。俱不允。再降旨勉公祇承。以成君臣
相得之美
上一日。幸兵仗局觀兵器。或言
先朝有內教場。葢指正德年間事也
上欣然舉行。乃選內豎二千餘人。更班團練。寅入晨
散。援枹執銃。砲聲相聞。鼓䮖徒譟。外議洶洶。公深
以爲憂。乃同同官具疏懇罷。大畧謂
宸御清嚴。宮庭邃密。詎宜有此。及今停止。一以安人
心。一以杜亂萌。一以養君德。一以省濫費。不爾。恐
蹈正德年間覆轍。不報。時臺省亦以爲言。而刑部
董主事基言尤剴切。
上怒。欲重譴之。公復極言救解。得薄責外任。然弓矢
未櫜。旂旛如故。公曰此未可以口舌爭也。乃因文

先事預防公用意深遠

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璫云此事屬在禁廷諸人擐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奸徒竄入為害叵測即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剝膚之患也諸大璫皆竦然變色乃乘間復以閣臣言力奏

上遂命撤止公之牖諫潛移類此名對之典泰陵永陵間行之廢亦久矣

上一日朝罷御煖閣召閣臣入

上以董侍御子行疏手授公疏中一謂撫鎮官當親自巡歷一謂巡撫宜久任責成一謂邊方司道宜加優異一謂沿邊佐貳官員宜慎選用破格遷除

公受牘且披且奏

上悉首肯名對久廢一旦肇舉中外臣工喜色相慶翕然有太平之望焉時吏治呰窳賄賂成風公特疏畧曰人臣以絜已奉公為賢國家以奬廉禁貪為要聞先年郡縣積貯多係撫按贓罰朝廷既括之濟邊而撫按又取之充費非惟無餘勢不得不多受詞多問罪其為民害不淺夫濟邊有定額不可復減莫若節之于公費或衙門公費不可盡裁莫若省之于餽遺餽遺者其始以交際為名以

通贄爲禮交際不已則廣餽遺餽遺不節必成賄
賂撫按無以禁司道司道無以禁有司而欲郡縣
起廉平之政閭閻免愁歎之聲胡可得也懇乞
明旨申飭先自臣等及部院大臣始今
朝覲在邇敢有挾貲入京仍前通餽違禁者盡法處
治然後貪風可革仕路可清擬
聖諭一道進覽
上卽褒荅勑嚴行之秋八月
上傳旨親閱壽宮十三日
駕幸大峪有
旨吉典用大峪山本朕親定工作方興不必更議以
滋煩擾前命卿覆閱止以首臣會同該部詳看以
示慎重內閣職任匡贊豈以技術爲重輕至是吉
壤始定羣議始息
駕還感思殿御東室賜公玉帶羅衣是日
上以重陽令節循諸陵而行回鑾復登翚華城樓宴
飲及夕夜將半閣臣叩闔者再
上猶未返公具揭力請
上乃還行宮公擁衛
聖躬諫止夜游有古大臣風概云丙戌春正月

公當年惟以國本未定爲慮歲省題請冊立益有所尊重也

皇長子五齡矣公念
上亦以五齡出閣講讀乃約同官於歲首題請冊立
東宮以重國本略曰國本係于元良主器莫若長
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皇上德澤浹於寰區嘉祥鍾於胤嗣自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於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
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茲時查得
祖宗朝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尚未週歲葢冢嗣升儲所以明震器
之重沖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存昭然
可考今
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伏望
皇上深惟大計以今春吉旦勑下禮部早建儲以慰
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講學及
朝賀等儀不妨次第上請疏入

上降旨云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越一日公復疏曰冊建儲宮國家大典
皇上特以元良之重故謙讓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繁欲從容少待但葵藿微忠尚有不能已者自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若成周蓋自孩提有識已備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
列聖建儲多以沖年寔法成周遺意今
元子方及五齡雖未甚壯然比之宣孝兩朝已過期矣如欲修講學之故事備朝賀之盛儀或恐嬰弱之年勤勞未習若但舉行建儲之禮在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殿不過一受朝未為勞也而名號既正千萬世之統攸歸典禮一新億兆人之望斯慰其講學等儀遵奉
明旨少俟二三年則貽燕之謀保愛之道兩得之矣
疏入
上曰卿再疏悉見忠君慮國朕已知之矣是時中外晏然無有慮及國本者公獨懇疏倡言
上亦絕無他意惟是廷臣揣摩欲捷得之以定國本紛如蝟起故浸不能堪始有疑君立幼廢長置朕不善之語意遂逡巡矣已議水田

上意欲詰責建議者公力救徐尚寶貞明且云人情
營私者多奉公者少畏難者多任事者少若以建
議為罪將來必至以言為諱誰肯為國肩事周府
中尉勤㑊越關愬冤語侵撫按官
上意欲逮撫按公力捄撫按且云國家大紀綱有四
親王轄宗儀將軍轄軍士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
故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宗室事不問親王不下
撫按此亂之道也
上皆然之秋九月山陰王公以憂去公疏請博簡才
賢以隆政本意屬于公慎行沈公鯉大要謂見在

臣等三人貫皆南籍生長既囿于一隅智慮未周
于四海竊恐曠瘝職業孤負恩私仰祈
聖明特簡或令臣等疏名上請庶得盡芻蕘之見且
可免桑梓之嫌不報是歲水旱異常災荒洊至公
疏宜勑災重地方暫緩催徵設法賑濟如有饑民
嘯聚搶掠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卒擒治正法庶
使潢池赤子毋敢有揭竿制梃為難者擬
聖諭一道內令借發臨德二倉餘米以克賑濟借支
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
按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

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戢

上稱善。即令中書官謄寫頒示。一時有司稟稟奉職。

庶幾蓄而不害云。丁亥春正月。公語同事云。冊立

久稽。異議漸起。今將建儲封王並舉。庶惬

聖衷。體統各正。乃引

高皇帝語旨疏請

宸斷並舉建儲封王吉典。以慰人心。以承天祐。畧曰

本朝故事。

成祖以永樂三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

英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臣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

皇長子宜正東宮。

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

不報。戊子春二月

上御經筵講畢。命司禮傳諭內閣。唐宗有慚德。魏徵

戇大節。以後止講禮記。罷貞觀政要。公顧同官曰

上天縱聰明。日新學問。其于剖析義理。權衡人物。卓

有定評如此。相與慶幸。遂具奏畧曰。唐太宗開基創業。身致太平。史稱其平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盛。庶幾成康。納諫如流。改過不吝。亦三代以下賢君也。魏徵事有爲之主。當不諱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王珪稱其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己任。其十思十漸之疏。後世皆以爲讜言。亦三代以下直臣也。至于閨門慚德。忘君事仇。誠如

聖諭。臣等惟願

皇上以二帝三王爲必可師。以唐虞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宗社臣民幸甚。至于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于

君德治道有裨。相應兼講

上嘉納之。時公自閣中簡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凡勅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裒演以進。而入告曰。望

皇上于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于陟降存著之項。法

聖祖之憂勤。

上覽疏喜曰。朕當留覽珍藏。是歲直隸浙江撫按官奏報災荒地方。如南通州數百人邀搶米麥。餘千縣數百人晝劫民間糧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糧稍

迸。即將衛官圍擁。倉官捆射。公上言恤窮民所以
收拾人心。繩亂民所以消弭禍亂。今時值饑荒。聚
千人衆。搶奪不已。必至刼掠。刼掠不已。必至叛亂。
撫按未奉
明旨。孰敢以重法繩之。人有玩心。漸不可長。臣謂今
須責成撫按。假以便宜。令督率兵巡嚴加緝獲。遇
有鄉村城市聚衆搶掠者。即將首惡數人擒拏梟
示。毋得苟且養奸。姑息釀禍。庶人知畏懼。地方稍
安。至于減價平糶之說。惟官府可行。民間不可強
行。今官府既無穀米。可以減糶。而徒責之民間則
積穀之家。皆深藏而不敢市。是趣之增價也。閉糶
之禁。原有明旨。而地方官各私其土。本管之外。漠
不相關。臣以為平糶徒足擾民。無益事實。遏糶是
為厲民。有傷治體。皆宜申明禁飭。
上曰可。其嚴勑行之
庚寅元日
上御毓德宮煖閣
名四輔入
上手示雒廷評于仁疏。謂其肆口妄言。觸怒感疾。聲
色俱厲。必欲嚴譴。公奏小臣輕信訛傳。干冒

天威，誠爲有罪，顧處分過當，恐彰拒諫，照舊留中，乃
見容德，公以疏繳置。
御前者三。反覆勸解良久。
天顔稍和。因謂公曰。朕是心。先生是股肱。心非股肱。
何以運動。又曰。朕既委任。須替朕主張。任勞任怨。
公同同官叩首謝曰，敢不服膺，因勸
上涵養聖德，保養聖躬。清心寡欲。戒氣平情。已又勸
上時御朝講。以慰羣情瞻仰。已又以建儲豫教上請。
上俱首肯之。公方與同官叩謝出
上俱令司禮援止之云。俟宣長哥與先生每一見。公

閫言喜甚有頃，
上傳語令公將鯨璫訓責，公辭不獲，乃以
上意訓責之畢，已
皇長子
皇三子俱至，
上於榻前手携
皇長子向明正立，公等注視，因奏曰，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
皇三子玉筍蘭芽，娟秀可愛，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昔商山四皓一出，而羽翼

遂成臣等雖不及古人而幸遇
聖明特鍾慈愛造膝之一見賢于苦口之萬言臣等
舞忭何能已已詳
名對錄中公于次日即疏請立
元子越旬以豫教請俱不報至夏四月南北兩京九
卿科道咸合辭疏請公復約同官再申前請畧曰
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
年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
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
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公言悉王何啻商山四皓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今
皇長子已十齡矣而冊立未舉出閣無期師友未親
名位未定以先後長幼之序而言則不疑而生疑
恐訛言日興非所以信明詔也以安危治亂之機
而言則當斷而久不斷恐窺伺漸起非所以固大
業也疏入不報越二日公又特疏曰當今第一大
計無如冊立
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亦無如建儲一事夫

祖宗家法。傳畀萬世。
列聖相承。儲位未有不歸
元嗣者。
皇上纂
祖宗之緒。須守
祖宗之法。
皇長子當正儲位。萬萬萬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
旨云。立儲以長幼爲序。今年又奉
旨云。父子至親。長幼有序。元旦之辰
皇上親挈

元子。令臣等諦視。又親諭臣等長幼自有定序。今言
猶在耳。
皇上豈得失信于天下。失信于臣等。二也。向來道路
訛傳。皆謂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司百萬軍民頗倡後
議。獨臣等不信。以爲元日親奉
玉音。謂
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有此不根之言。乃今國泰之
疏。旣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則外間又生疑議。以
爲

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曰
皇上姑爲
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宮闈。憂在
宗社。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三也。
臣等竊謂
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
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
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
皇上何不早發德音。定以明春冊立
元子。勅禮部具儀擇日。立決大計。盡釋羣疑。使臣等

得關其忠。無事曉曉強聒。自外於心膂股肱之托
也。臣等之言。盡于今日。臣等去就。亦決于今日。不
報。已而
上特命中書傳諭公等。詞意甚厲。公知
上督過之甚。不得已。復言。此舉一日不定。則流言一
日不息。
皇上心事一日不明。如必欲暴白
上意。解釋羣疑。莫若先令出閣讀書。再議冊立大禮。
上覽奏報可。已而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
旨行。公喜甚。顧謂同官曰。

上意無他第謂冊立大事不欲自臣下發之吾輩宜拱默以竢耳是秋洮河事起先是套虜火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剌川就水艸數出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而副將李魁者素有膽忽偵卒報虜至魁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持鞚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衆大譟射魁創甚還營宿昔而殞督撫檄大帥劉承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死廷議紛紛謂虜已敗盟順義寔助逆洮河且陷臨鞏危若累卵內外相率攘臂談邊必欲罷欵決戰公乃具奏先年俺荅欵貢套虜吉能及松山西海諸部並聽約束西鎮之不用兵二十年矣及吉能父子皆死其孫卜失兎幼弱而用事夷酋如切盡黃台吉者又相繼亡以故各部渙散或以轉徙要賞于延綏或以借路生事于甘肅或駐牧近邊驅之則曰吾不犯內地或刁搶番族問之則曰吾不擾漢人也欲絕之必以欵貢爲詞難於峻拒欲撫之彼寔需索無厭難以曲從此西鎮虜情之大畧也顧邊疆事勢軍旅機宜譬之醫病製方不能執一今虜旣狡黠無狀掠我屬番殺我裨將公背盟約其勢不得不戰然一二

小酋雖已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羈縻、順義自西、
猶稱畏事、卜酋回套、猶聽調還、初未嘗合謀犯順、
其勢又不得不撫、然或陽順陰逆、已去復來、雖有
鹵掠、而或送還人畜、雖有殺傷、而或縛獻罪虜、此
其埶又不得不酌於戰與撫之間、顧今久安之後、
洊災之餘、伍缺無可用之兵、餉遠無可恃之糧、當
事者掘臨渴之井、炊無米之粥、未及整頓、虜患遽
已剝膚、方欲經營、人言更多掣肘、必須寬其文法、
假以便宜、然後可以盡心展布、畢力安攘、此今日
討邊之大畧也、臣請勅令兵部將督撫按梅友松

條議作速議覆、其彼處失事、候巡按御史查覈、另
爲處分、已而傳
旨、令輔臣將梅友松奏報看詳、且詰責各邊督撫、引
嘉靖間失事爲証、公上言今日虜情與嘉靖不同、
先年虜犯各邊、惟一意拒戰而已、今虜方款貢、就
中部落有大小、情態有順逆、不可以一部梗命、廢
各部之羈縻、不可以一邊騷擾、致九邊之决裂、如
其背約、則當聲討、如其輸服、不事窮追、制馭長策、
總不出此、今洮州失事、明係火落赤邀請、而宣大
總督諭書、及虜王頭目稟帖、尚猶未至、果否背盟

犯順未可知也。若一有疎失。即大更張。譴撫臣。斥司道。而又更易總督。使醜虜反得挾以爲重。必云我作一叐。邊帥盡更。將益無所忌憚。而任事之臣。皆垂首喪氣。莫能自振矣。

上深然之。然意猶苛責督撫不已。而崔直指景榮復報虜騎克斥之甚。公乃立趣銓部。廷推戎政尚書鄭公洛經畧七邊。又選用梁公雲龍。萬公世德。贊畫。又特薦尤帥繼先領兵以往經畧。奉公指。從大同邊外。迤邐而行。兵聲大震。西虜聞之。咸惴惴恐竄。于是移檄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聲火酋之皐。勒兵出勦。自是莽剌川絕無虜巢。而他酋眞相據揑工川。與火酋爲表裏者。亦遂稍稍移帳遠徙矣。是時

上加意邊防。屢聞警報。意不能無動。乃于

御門視事畢。

名公及兩輔于暖閣中。從公商確機務。亹亹不休。且囑曰。卿等爲朕股肱。須替朕用心分理。公仰承廟謨。竭力擔任。語稍憤激。言官遂交章攻之。公去志益決。顧念西事雖稍寧戢。而善後尤宜熟圖。復具疏申明邊計甚詳。

上令九卿會議以聞。已九卿陸光祖等回奏大畧謂
邊釁委不可驟。欽市委不可遽罷。經畧委不可復
更。兵餉委不可大減。元輔主持。允合機宜。委不可
不聽。
上報俞。衆譁始定。紫荆關外廣昌靈丘等處。奸民有
奏開礦興利者。而張守清尤甚。道路洶洶。謂旦夕
且有變。會
上遣中涓禱五臺還。奏其事。一日
上視朝畢。
召閣臣于皇極門議事。語次及之。公請勅該部行撫
按查問禁戢。遂逮守清伏法。閉塞諸洞礦矣。不謂
宛大玉田豐潤奸民復言之
上遣問閣臣。公與同官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
多得不償失。三官吏繹騷。四示國匱形。令外夷得
窺淺深。非算。是疏出王文肅筆。而命意刪削。悉公
主之。事遂寢。自公去國後。武弁中璫朋比入奏。
旨從中出。迄今為患焉。辛卯春。內侍口傳
聖諭。邢鋭擅作威福。結交官婢。與何成趙昇等通同
鑽刺。都打發出去了。公乃奏云。臣等近聞彗星示
異。天鑒孔昭。不勝驚駭。以為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方共省
愆修職，冀消天變，不意宮掖之中，乃有奸人蠱惑，
以致上拂
聖意，有干天和。今
皇威有赫，
宸斷不疑，奸邪迸除，宮禁清肅，而又奉
聖諭切責言官，通行罰俸，仰惟
皇上之尊，如天如父，天方震怒，人未有不畏威者，父
方譴責，子未有不引愆者。
皇上以羣奸不道，黷貨嗜利，咎言官之不言，又以屢
借風聞訕上，要直，斥言官之妄言。臣等既無表率
之能，又無挽回之術，曠瘝特甚，愧懼尤深。然自古
帝王聰臨百官，裁決庶政，即事以觀理，則氣自平，
緣情以用法，則心自服。近日邢銳等若事已暴著，
惡已播聞，豈惟科道當言之，即臣等亦有不能緘
默者，惟是人在禁庭，耳目所不能及，事初發覺，言
語所不能詳，其煩瑣觸忤之詞，誠屬可厭，而旁觀
避禍之意，或亦可原，是在
皇上以理照之，不必怒也。且渠魁先已斥逐，黨與聞
亦就擒，或命內監鞫審，情可立見，或下法司究問，

罪可立決是在
皇上以法繩之不必怒也臣又聞
祖宗立法入皇城者不得持寸刃經斷罪者不得充
宿衛向者内操人員持杖出入言者毎有隱憂今
内操久停而兵器尤藏謂當通行簡查申明禁制
此又防之于漸者

上覽奏曰元輔眞可謂忠愛憂慮之至矣先是邢璫
陰爲巫蠱
上怒置之法而特勑諸科道君側有惡隱忍不言詞
甚厲南中遂訛傳謂
上有意督過公公亦疊疏乞罷其畧曰臣有至難至
苦者如遷謫官員孰非
宸斷明言之則謂歸過于上不言則疑臣修憾于中
留中章奏何者不經
御覽不請則疑臣蒙蔽而請之又謂臣塞責邊務夷
情本難遙度敗則詆臣失策而勝則疑臣欲借以
敘功
名對敷陳本爲盛舉祕之則人多妄傳而播之又謂
臣誇示恩寵衆之所擬不當則以爲私而當則以
爲僞衆之所賢未用則以爲有意疏遠而既用則

以爲姑事虛糜。事至于不得不辯。辯之。則以爲爭
勝。而必欲摧之。不辯。則以爲氣餒而愈益攻之。人
至于非理相犯。不容則以爲狹隘。而羣然非之。容
則以爲畏縮。而肆然侮之。人不論賢愚。事不論當
否。與臣異者。即以爲是。而欲引之升天。與臣同者。
即以爲非。而欲擠之入淵。似此世局。似此物情。將
使予奪不聽于
朝廷。而聽于衆庶之口吻。去留不制于
君上。而制于小官之掌握。臣雖百身千喙。何能自解
于謗議。自免于風波荆棘之中。而

皇上即以簪履庇臣。以鼎鉉優臣。亦何能使臣不靦
慚而心悸也。臣竊爲國家計。不去則弱臣益賤。國
體益輕。
皇上爲朝廷計。不聽臣去。則國論益淆。政本益褻。臣
所謂不得不去。
皇上不容不聽臣去者以此。
上不允。立趣公出。先是十八年冬
上令內侍傳諭閣臣。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官
不來瀆擾。便于明年冬傳
旨冊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舉行。公與同官約

曰
上巳有明諭。臣下自當遵承。稍需一歲。大事定矣。每
諸司接見。公皆以此告之。自春及秋。中外相安。不
謂工部張有德以營辦請。疏中語借冊儲爲重
上怒曰。小臣敢爾沽名耶。時新安與山陰在直。不及
與公商確。乃曰小臣以建儲請。吾輩禁無一言。可
乎。倉卒具疏。首列公名以上。似不知有前諭者
上覽疏益不悅。立批冊立事再遲三年。公臥榻間聞
而驚起曰。閣中一諭。得之甚艱。小臣一言。撓之甚
易。柰何。即別具一揭。一則謂前此

聖意已定
諭旨已明。向來兢兢恪守。不敢違越。以俟來春舉行。
小臣不敢激聒。一則勸
上如前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悞大典。原揭詳具升
儲錄中時新安山陰在閣司籍。出視公草。兩公嘆
曰。如公言當不致决裂。如今日吾輩悔無及矣。速
以公揭上請冀一回天
上覽揭喜。手賜批答。而竟不及建儲事。已而傳諭云
小臣瀆擾以致朕怒。卿等當調元贊化。寅亮天工。
乃宰相之職。反隨小臣雷同疑貳。朕豈不益怒。自

古宰相協和。然後可以保國。今閣務煩重。卿宜遵
屢
旨亟即入閣。公嘆曰進退觸藩。何以仰答
上意。
上以新安前疏近激。督過彌甚。忽中
旨批令致仕去。公謂新安去而我留。人其謂我何。乃
密請慰留新安。而極言新安如行。願同去國以謝
言者
上難于慰留新安。而又諭公意不可挽。乃許公暫歸
公得請喜躍。具疏稱謝。幷以三事上陳。一曰蚤立
儲宮以安
宗社。二曰力持
廟議以奠邊疆。三曰甄錄遺才以充任使。而復勸
上慎起居之度。平喜怒之情。節用愛人。財以不蓄為
富。親政典學。治以無逸為勤。娓娓乎數百言。公歸
三年。
皇長子出閣。至辛丑。
上命立儲。遣黃曹郎琮勅存公于家曰。卿贊襄有年。
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
激阻。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

巳冊立爲皇太子。冠婚竝舉。念卿家居繫心良切。
天語篤摯。似若報成事于公者。而公陳謝疏內。猶
諄諄然冀
上返初心。修始政。勿令巳渙之汗。反而復行。不謂之
絃。更而復鼓。
上悚然嘉納。官一孫中舍。嗣後以
皇孫覃慶。比歳以公大耋。咸膺存問。四月間
上遣李大行自榮賚
勅行。追七月十日
勅使及門。公巳不諱矣。屬纊前數日。囑冏卿孝廉曰

吾病甚。恐不能成禮。勅故坐名。義當跽領銀幣。
君貺不可委之艸莽也。仍强起手勒謝疏。疏中勸
上勤朝講。發章奏。罷征歛。慎封疆。及時起廢。絕不及
家事。親朋問疾。詢公何爲。公拱手答曰。吾惟來乎
其所當來。止乎其所當止而巳。公卒。撫按以聞。
上震悼不巳。詔所司議所以優隆元臣䘏典。禮曹請
壇祭九。
詔加四。銓曹請特進一品制。而以勳爵例特加柎楄
一。閣臣請謚曰文定。
上報僉。稽之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夫

道德博聞。非聞見博雅之謂。謂所行不離于道德
也。安民大慮。謂思樹惠慈。以慮安民也。公實咸之。
無媿斯名。與昔諸閣臣謚文定者。曰勤學好問純
行不爽者殊旨。葢異數云。嗟乎子章事公四十餘
年。聞之公曰。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脉絡明。平衡而
治。則差數均。平氣而調。則節奏和。故公在事。一切
以持平行之。不藏宿。不忮懻。過即釋然。又曰吾受
上恩寵。無以報。惟是不居功。不弄權。不市恩不徼名。
以誠心直道處巳待人。可幸無罪。公書生時持志
厲精。嘗罵倦鬼曰。青緗浩牘。玉笥陳編。誦不能句。
讀未終篇。惟爾一至。令人茫然。汪洋奧義。佶倔微
言。凝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澶漫。吾將
抽戈淬刄。懸桃薦棘。出子于莽泱之埜。渡子于逍
遙之域。斯語也。斯志也。存此則為孔之不厭不倦。
為孟之樂善不倦。出則為尹之無時豫怠。為旦之
所其無逸。公之相業。寔基于此。
天子之揭于屏。豈漫然哉。不知公者。謂將順以權還
主上。委蛇以巽就功名。予嘗質諸大人長者。則殊不
然。雲間陸文定公嘗曰。申公正巳以御物。侃直以
持國。是苦心調劑於國體物情之間。而進退從容。

況幾不露。眞所謂命世大人矣。太倉王文肅公謂
人曰。叅合人情。權衡國論。聰明才辨者猶能之。吾
獨服公于中
旨迫側衆咻紛擾之時。不難不竦。翕如廓如。信口信
筆之語。有更數千言而不能盡。數百歲而不易者。
故姜公寶嘗謂我
朝元老所稱雅量宏材。不茹不吐。惟申公一人耳
予友鄒爾瞻曰。吾師揔政以來。手所拔寃抑者若
而人。所調劑者若而事。惟和惟平。惟寬惟厚。始未
嘗不怒。怒而卒忘。始未嘗不詘。詘而旋信。蓋師心
慈性善。機若轉圜。而事體練達。又遜而出之。自後
來歛手讓後之人。遂有不得自繇者。又曰吾師有
百善而外人不知者。有一筆而海宇回春者。此惟
天地鬼神知之。庶幾知公之深矣。人亦有言。天下
有一人知我。亦可以炎。又云中國之民明乎禮義
而陋于知人心。三公于公覩其裏矣。不徒表之而
已。而況
主上之綸詔。出諸代言者。不論
召對有股肱腹心之托。
手勑有何所用情之褒。親洒宸翰。不一而足。晨采八

穗。漢札十行。章以爲三代以下。魚水始終之際。未有若斯之隆也。公亦可以瞑矣。公所著有綸扉奏艸四卷。綸扉笥艸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閒堂集四十卷。元配吳氏累封一品夫人。子三。長兆虬。早卒。仲即冏卿用懋。季即孝廉用嘉。伊陟魯禽。爲堃尚賒。諸孫曾繩繩。具載家乘。不具論。

贊曰人亦有言。盂圓水圓。盂方水方。此非獨人主也。臣之體韵。亦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韵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今

主上聖明。四十年如一日也。癸未申申之際。頻頻

召見閣臣。時聞采芹觀旂之風。令味和之饗。不加宰輔矣。墨者守門。宦者守內。守圊守積。各戀棧豆。令礦璫四出。飛而食人矣。朝議即紛紜。然俊顧牛李等字。不敢訟言。令訟言其黨其黨矣。吉水安邑諸賢。閒擯于外。猶得引之天垣天胄。實鼎實俎。令反閭巷修魚釣者。誰賜環矣。夫公何持何修。而得之

明主。如旋羽還風。令乃投石耶。辛丑壬寅之間。人知

宗社萬年。大計定矣。而惡知

青宮貳極。

毓德之名見，造膝之微言，祕閣之德音，爲之根也。人
知
福邸之國，宗藩維城固矣，而惡知公
召對。
元子龍姿鳳目
皇三子玉筍蘭芽二語爲之別也。夫功有造，端有因，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楊子言之矣。寧勿之功，
人不及知，溫室之樹，公又不言，乃言官更有求多
于公者，言官譊譊，相臣休休，乃所以交相成也。予
考
本朝以鼎元入相者十二，元相者三，惟謝文正與
公年相若，李文定之年，又不如公，宰相享年八十
者十二，元相令終者三，而三文貞一以徵聘名，一
以僉臬入，其賜第不如公。
本朝一科鼎甲無三入相者，三入相惟嘉靖壬戌
而王文肅余文敏之年，與胤嗣之繁碩，又不如公
內閣謚文定者五，楊石首蔣全州李興化于東阿
徵獨年不如公，其謚同，其所以謚又不如公，若公
所謂天與全昌非耶，公壽躋八十，而子章以天定
之說祝，又豈非文定之讖耶，公一品三考

上優禮極崇而公辭疏有云以至寵爲至危以至榮
爲至苦又云
皇上少此一項無虧高厚之恩微臣多此一官益增
盈滿之懼詞極懇至
上始聽之未幾聽公歸公歸而署其門曰有賦歸來
四時成功者退無心譽毀三代直道而行嗟夫易
云謙謙詩詠几几公實兼之矣

太保王文肅公傳

公諱錫爵字元馭別號荆石太倉州人年十二入
州學督學馮公天馭一見奇之戊午鄉試南畿魁
其經壬戌爲禮部舉首入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
第二人授編脩乙丑滿三歲考封二親歸覲丁卯
還　朝充　經筵講官
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褒撰文官　誥勑
往多贊謝者悉卻不內已已轉南國子司業明年
轉北壽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六
月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試。甲
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月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八月陞國子祭
酒。條上監規。欲行 國初積分法。重冑子之選。申
令公侯伯并應襲諳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
改觀。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進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
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喪。謀奪情視事。
編修趙用賢簡討吳中行疏劾之。公憂禍叵測。約
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公徑造喪
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 上強留我。
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苐有自剄而已。竟入不
顧。卒取 中旨。廷笞此兩人。公持之大痛。且首倡
賵贈。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既而江陵子假歸奉
旨三月還 朝。佞者輒疏請。即召使吏邀公署名。公
叱曰。此何事而以涴我。爲竟投筆起。公既忤江陵。
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
無形若短乎。公曰。吾知吾父而已。遑卹其他。未幾
江陵敗。人爭搏擊爲名高。公復持平其間。寄同麓
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于

知人一著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
國體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公之力也壬午丁外艱
以三品未滿考得全葬異數也公除廷推內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辭特遣行人敦趣
就道乙酉赴　闕中途聞　上止內操召謫諫及
大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　朝即有禁諂諛抑犇
競戒虛浮節侈靡之疏又疏闢横議止新工所裁
省百萬計公既在政地壹意佐　上急民艱進貞
艮屏貪墨手釆踔絕而嚮之以苞苴行者逆消於
千里外矣是歲扈從　上閱定壽宮再辭　恩廕

適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公抗疏力辯
丙戌充會試主考官丁亥重脩大明會典成進階
一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
令勉受公入都首以　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
恥爲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　玉牒加恩
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祲力請破格蠲
之且詘有司坍荒之議勿使熟區代償一方貧民
得以不流散時　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潛蓄異意
且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凛凛公與同官申公
决策除之而言者亦交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

且語侵輔臣。上怒下詔獄。藉公言以安。而給事
中李沂繼疏復觸怒予廷杖。公尹之力。而鯨亦以
贓敗。是年公二品滿、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照
新銜給誥命、子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
式可疑者八人、衡與焉。公疏請覆試、語稍激、刑部
郎饒伸併疏攻公、上怒、置之理、公揭請免逮、且
見喬御史璧星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
庚寅元日　召四輔臣入、　上手擁
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　皇三子繼出、輔臣
擬拜如前、　上方止之曰、不可、旋出讎評事于仁
疏欲寘之法。而獨目屬公。曰卿意云何。公進曰于
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
訕上。而以爲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頓釋。
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忽奉　御札
冊立豫敎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
爲離間。公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
親而間使疏之。
皇上手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
而早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因而進愛勞之說豫教之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具道冊立與豫教一無
可緩者既而連接　御札冊立元子倫序以定朕
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公
因謂同官曰
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容自臣下發之吾輩但
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决
戰公嘆曰果爾則　先朝熙河之禍作矣亟疏言
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堠亡何西師戒嚴邊亦無事
會礦議起　上遣問閣臣公力陳其非便一防礦

徒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隸繹騷四示國匱形令
四疆得窺淺深非筭事得中輟後公去而柄地有
陰導之者開採之役迄不可止辛卯聞母病懇請
歸省再疏得允濱行疏祈　上止酒遠濕以調
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　朝講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
皆一時至計既歸　上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癸巳
入朝　上嘉悅　賜銀百兩紵絲四表裏麒麟服
一襲居數日密以建儲請　上諭援
祖訓立嫡不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且待數年

中宮無子。乃行冊禮。命公作一諭旨。公隨奏
上。向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公復
具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大典息衆囂。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覆
勸朕早行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
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
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
堅各以建言謫戍。公業爲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
急 勑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 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咎。旋得 御札卿若引咎
置朕何地。既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公復
據 初詔請定大典未得 旨。又請先行豫教安
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公見 國是人心。日就殽
亂。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而大旨
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
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 召對。請 御門
請發章奏。請灑 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
資啓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微垣。公疏
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冊立。可

禳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上獨召公于暖閣。公即申前請。上曰。稍需之。公曰。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况國元子乎。上乃曰朕子明歲當畜髮期矣。卿奏洞悉苦心。公出。連上六疏。上畧不為迕。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 札冊立儀 吉行。且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三子年相等。令竝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公請 皇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詞林諸臣并擬閣臣侍從臣以上悉用東宮儀。蒙 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公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公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薪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 兩宮各量發內帑什一以助。隨奉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中宮各出所積貲賴以活者不可勝數。上既英明獨斷。觸迕者不復賜環。公進泰交用人兩疏。雖蒙溫荅。未實舉行。自念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上為之發金建醮。以

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八上。始　允。特加吏部尚
書兼建極殿大學士。　賜路費二百兩。彩叚六表
裏。行人護送馳驛歸。公臨辭。勸　上戒盛怒。親
廟享。勤　視朝。重　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惜
老成。慎譴罰。節財用。飭邊備。稽吏治。抵家數月。母
以天年終。　上聞遣官　賜札賜賻賜祭。又遣官
視葬。加祭四壇。是冬
皇上以　冊立禮成。上　聖母徽號。推　恩舊臣。遣
官賫勑存問曰。冊立朕志巳定。但因激沮。故從延
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令元子巳冊立爲
皇太子。冠婚竝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于公者。乙巳
聖母壽開六袠。　皇孫誕生。加上　徽號。推　恩再
被存問。公陳謝附以規諫。丁未　上思公不置。復
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
公病不復能應矣。及卒。家以遺表聞。　上震悼久
之。爲輟視朝。下諭部是惟我弼亮之臣。亟遣使治
葬及祭。祭爲壇。視一品例而加。凡十有三。贈官太
保。廕其孫尚寶司司丞。于是太常請謚。厥謚曰文
肅。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傳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閒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
危之際。猶反復朗誦冀開悟。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
孝莊睿后崩。中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歳後。葬裕陵。祭
睿廟。禮皆如適。至是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
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又不能決。賴
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
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
言。公出行從容。揖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
考仲子之宮。皆别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竝祔
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
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
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公言。
定議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竝行不悖。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
上刱建奉祀母
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
孝肅。左奉 孝穆。嘉靖祔右奉
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

淳美。遇權勢榮利。退避不暇。及位尚書掌制誥。衆屬望柄用。忌公名高者輒沮。公益冲適無少望。公兩爲吏部侍郎。皆克 實錄會典通鑑纂要副總裁。領誥勅。內閣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七 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八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傳

公名翺。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詿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

拊善撫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陜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大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翱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叅責其翫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匱

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

裕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畱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

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先朝留意大臣每如此）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爾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

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

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
裕陵曰此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公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强直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令歸謁先時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守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傳

公名鎰，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寛洪淸愼，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illegible]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雨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爲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陝

人戸祝焉

尚書周文襄公傳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
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戸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

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
上達公笑應曰胡卿救有袪除民害語我赦但云
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逋稅
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
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
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剏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
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筭
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
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
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

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
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
定支為舟檣剝轉諸費塡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
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
十五更有羨縣為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
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公許轉假至秋抵斗還
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為農事故
不責償時揷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
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
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

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
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
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
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擲墊蘆蓆
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
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
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
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
貧下戶。兩歲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
京折納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
三斤。比解又以紗粗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斤
重紗粗。價顧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斤重。務在
長濶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
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鬻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
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
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
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
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
公私大濟。絲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敕公
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敕使速公且還治。

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較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没而尸祝。至

○應變之才

今思周尚書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尚書年恭定公傳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山東德平訓導

召爲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叅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却侈靡風俗爲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横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燀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奸豪所忌不

可許。

景帝爲敕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

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議曰。穰苴布衣

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

稱强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

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

總兵上。以軍令出翺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

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

公。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慫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

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公又按分守

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

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

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賈銓

爲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

譖沮公。

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爲戶部尚書時王忠

肅公年七十八

上又諭南陽曰。繼翺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

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
餉非人。屢乏軍興。公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公
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
幸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
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
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謚恭定。

太傅于忠肅公傳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於金爲
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爲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
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
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
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
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
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無
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

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譟而犄之方詎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脅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譟公者走不譟公者留此易曉也令不罪譟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下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復按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校撈捕官河之匿私鹺者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鎭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給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隄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繇官道俱責種植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於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劃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無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勵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

朝議事人謂卽不槖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

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畧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畱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盗時㓂。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已巳虜酋也先。旣破畧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柰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

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畱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

郕王攝政以輔之
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
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
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
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
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
王且啓
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
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誠篤
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
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
文武臣有預軍士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死亦不宜
濫邮。報許。
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己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
虜得志挾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
分道募兵及畱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

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揷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羸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薇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廪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

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鑾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徼功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賻其幣以欵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徼

太上一信其狡爲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斂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眞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

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亭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畧授亭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閒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衞。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

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畱。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猺獞。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己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

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户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
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
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
病豎子尚知此意臣敢饕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
所賜
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
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
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
自
尚方謙惶恐謝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
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
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
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

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
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
帥而進止賞罰一繇謙相顧頫首而已洪亨皆老
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洪死而子俊
恃勇驁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
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
未必能値虜値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
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糺
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譺出之爲
大同遊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
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
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
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
亨等加鉆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
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者改名有貞而
與亨比前曰不僇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
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塡其地。語人曰。晳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皇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歳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白寃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尋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

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割。獨其
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
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太師王端毅公傳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
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
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
極經濟。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
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
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
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爲
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荆諸
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

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毋憂歸。四年即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戸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横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捆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鐺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黄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

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
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
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
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橐而已。掌院未幾。叅贊
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攝營
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
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即
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恕。而適有奧力取
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
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槩及庵人賤
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
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戸口鹽鈔六百萬貫
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
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
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
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
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
人杜禑。以
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

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
戸王臣。以妖術取
中旨。齎御劄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
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
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
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
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爲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守
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
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
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
造大鎭國永昌寺忤
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
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
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
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
黼官。
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凡

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
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
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諺曰。兩京十二
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
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
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
上。
上崩。
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馳驛以來。

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
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
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
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
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
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
御史秦紘糺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
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
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

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
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
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
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
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
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

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
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
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
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
黜官奏黜。而
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
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
聞。有
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
益力。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强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内所言皆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傳若行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禎禎亦爲奮詈潤色文泰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禎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而濬禎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
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敕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

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翫大學諸書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屛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手敕牢醴絲幣存問益月廩歲夫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啜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戸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遂瞑訃聞

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戸部尚書諡康僖有學行不隳其家聲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傳

公名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

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丙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之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敕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指揮

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
請
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
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
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貍者被我擒公叱令
斫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
令立功解金鉤束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爲虎貍
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
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
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

鈞陽服公勇毅徇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
公每語人曰王達驁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
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
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
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
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
大旱荊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
倡流民爲亂復
敕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
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

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
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
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
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
奏。故公辯疏畧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
媢疾流言。仰瀆
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
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
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

袪殺慘酷。甚於夷狄。害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
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繇自
明。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
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
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
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
知前巡撫楊濬。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
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
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
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

劫光國自
曰亦明王
可與忠言

千餘衆。爭鬬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獎。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為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披閒。賜臣致仕。奏入

帝曰。荊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
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
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
公以職方最屬要樞郎調劉忠宣公大夏陸文宣
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戸韋瑛者。挾汪直爲詞察。
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
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
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上明聖大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
上獨泣言此内臣黄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
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
千戸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
直用事。搆公。公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
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
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柰何。此可以見公道矣
初直用事。諸大臣恥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
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
董方。戸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

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有意思人到處作事如葛附源求隨地而出

太保余肅敏公傳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鹻。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

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勸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

余公築城金湯之功而議者不息天下事壞於腐儒大半

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墻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二

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士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出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傳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
命錄囚碭山敎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敎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箠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適哭吾兒也於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

聰明二字實難當

觀于忠肅集自見當日所在紛拏而江西少安

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印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
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
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

天理話

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
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士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
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
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

游山之人亦不可忽

知人

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
上。上又喜曰。是眞將官
英宗崩。内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閒於大學士李賢。
左遷浙江叅政。雍爲叅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
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
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於朝
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
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
諸軍務。雍卽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威賊

分兵趨末近來最有此患

知人國家得一雍又得一知雍之王竑趙輔。皆賊耳。縛斬之受降者宜急著眼

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閫外。謂利
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
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迺
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
指掌
策兵事。如
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
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
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聲有奪人之心。茲行
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
於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
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

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刳腸胃分掛青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

天子大嘉賞雍功制

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

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太師馬端肅公傳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瑰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毋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歛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璹

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　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即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

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烈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于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酋。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

升爲巡撫多詗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慫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眞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管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卻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誂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擣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

上遣太監懷恩覃昌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

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

破海西三衞之奸所以恩威並用

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厨傳盛供帳見卽叩頭便辟左右僕從皆有賄于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仰故然直則以客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于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則見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

實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謫戍重慶衞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葢文升至是凡三渡遼東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

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
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
天子知稼穡艱難而已褻語何爲公卿愧之文升乃復
條上十五事
上皆爲嘉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
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
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
疏陳時事于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較斥共

貪黷選愞者二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
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内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較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
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　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
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餔饍因問計文
升調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
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
地　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
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

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任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夊、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祟祀羣神、爲民祈請、馬政獘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

先朝弊孔、賴

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月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祲、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

上皆爲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

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夊、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夊、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塡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擁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

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
流閣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
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
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
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
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徼
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于是文升
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餘干役
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敞有備木尚可材
太僕馬價薪薪其價可以貲工匠木石費倘不足
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
等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虜
雖訌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僉首推文升
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
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為吏部尚書明年
加太子太傅十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其
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
吳蕣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
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
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
稱疾
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

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
租課文升言
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
太監王瑞調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
人偕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
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
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懸恚誣文升抗　旨文
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
左侍郎焦芳日夜覬之會楚人熊繡為兵部左侍
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

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

人主尚優禮賜勅。予寶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搆于中貴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八　終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三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